

Centrality and Historicity of Work in Marx's Thought: Some Reflections from a Post-Marxian Point of View

Richard Sobel

University of Lille, France

Translated by LAI Ruola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hina

Received: January 8,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8,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Richard Sobel. (2026). Centrality and Historicity of Work in Marx's Thought: Some Reflections from a Post-Marxian Point of View. LAI Ruolan (tra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053–059,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6>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rx's philosophy of work: work as production, work as subjectivation, and work as integration. From this, the article defends the following thesis: while Marx allows us to shed much light on exploitation (social pathology of work as production) and alienation (social pathology of work as subjectivation), in particular in capitalism, nonetheless, he lack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 and outs of emancipation as it is effectively deployed in our wage societies, far from the radicalism of his communist utopia.

Keywords: Work; capitalism; exploitation; alienation; integration; emancipation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56(4), 597–605.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LAI Ruolan, Lecturer, is currently employed by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rimarily focusing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her via the email: lairl@fltrp.com.

馬克思思想中勞動的中心性和歷史性

——基於後馬克思主義視角的思考

理查德·索貝爾/文

裏爾大學, 法國

賴若嵐/譯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摘要: 本文闡釋了馬克思勞動哲學的三個維度: 勞動作為生產、勞動作為主體化、勞動作為整合。由此論證了以下觀點: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儘管馬克思為我們揭示了剝削作為勞動的生產性社會病理與異化作為勞動的主體化社會病理, 但其未能深入理解解放在工資社會中的實際運作機制, 這與他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激進主張存在顯著差異。

關鍵詞: 勞動; 資本主義; 剝削; 異化; 融合; 解放

來源: 本文原載於《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24 年第 56 卷第 4 期, 第 498-517 頁, 因篇幅要求譯文有刪減。

一、引言

對馬克思而言, 人與勞動的關係是一種超越當代的深刻體驗。即便在資本主義擴張並主導世界的現代時期, 這種關係才最終完整呈現其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深遠影響。從哲學視角來看, 馬克思提出的勞動概念具有普適性, 適用於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 因此無論生產方式如何演變, 無論集體勞動與個體勞動者動員及其社會整合呈現何種形態, 這一概念始終具有普遍適用性。

人類學研究證實, 人類生存狀態絕非僅限於某種存在結構。就工作本質而言, 性欲、與神聖的聯結, 以及更根本的死亡焦慮, 這些超越歷史的深層命題, 被不同社會根據其獨特的社會想象體系, 構建為各類製度體系。^[1] 馬克思的勞動觀強調勞動在人類社會中的核心地位, 認為勞動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基礎, 更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在現象學本體論領域, 我們所謂的存在論結構^[2], 這些都是世界向人類敞開的各種形式。當然, 這一術語並非源自馬克思, 但根據本文所采用的闡釋方法, 唯有對馬克思的哲學式解讀才能揭示其對勞動及其現代經驗分析的全部力量。

這種激進的視角, 即直指根本的視角, 認為勞動並非簡單地將工具性活動應用於既定世界, 而是世界本身的建構過程。這種結構在社會歷史現實中具體表現為三個維度:

(1) 基於這些從生產角度理解的勞動, 我們稱之為生產型勞動, 即勞動的技術經濟維度, 其內在病理是剝削;

[1] Axelos, Kostas. (1976). *Alienation, Praxis, 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 Henry, Michel. (1983). *Marx: A 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從主體化角度理解的勞動,即人類身份建構的勞動,我們稱之為主體化型勞動,勞動的人類學維度,其內在病理是異化;

(3)從社會整合角度理解的勞動,作為社會整合的支撐,我們稱之為整合型勞動,勞動的社會政治維度,其內在議題是解放。

概念區分,本文提出以下論點。儘管我們對馬克思理解這些維度功不可沒,但至少可以說,他並未真正深入探討工資社會中勞動作為整合維度的問題。由於他受製於一種激進觀點,認為徹底脫離資本主義是勞動力解放的必要條件,因此他未能意識到,通過製度性鞏固工資關係,就業可以帶來被認可且具有回報性的地位。

二、生產性勞動:一般形式及其現代病理學

將勞動視為生產,首要的是從技術角度審視它,這種技術視角將勞動視為人類與環境之間製度化互動過程的產物,這種互動轉化為持續提供滿足需求的物質手段。馬克思是第一個以激進的方式,追蹤生產動力在人類存在世界核心經濟維度展開中的內涵。馬克思闡釋道,工作作為生產活動的核心意義在於它是人類通過勞動改造自然、創造物質財富以滿足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根本實踐:

自然以直接呈現的方式展現自身,即既作為自然客觀性,又作為人類主觀性,簡言之,自然既被客觀把握又被主觀理解,這種存在方式並不直接符合人類本質:中介化、抑制這種直接性、否定這種不足性,將成為勞動的追求……由勞動創造的世界是人類唯一的真實世界,因為一切真實而有價值的存在,一切產生並承認人類存在的事物,都在其中產生、協調並起源於此……在這裡,勞動得以充分實現,因為自然的一切都成為技術支配的對象,成為人類的無機軀體。^[1]

生產過程的核心要素包含技術進步、工具的持續創新與改良、日益複雜的機械系統發展,以及這些過程日益集體化和組織化的特征。這些要素的核心都體現了工具理性的一個維度——即通過節省時間來追求效率。馬克思認為,這種首要的普遍性特征並非源於技術發展的簡單線性累積過程,而是始終從社會歷史視角出發,尤其借助生產方式概念進行闡釋。所謂生產方式,是指特定生產關係與新型生產力技術相結合的歷史性產物。這裏所說的生產力,包括勞動過程的全部要素:生產對象、生產資料,特別是勞動力水平、技術狀態等,當然還有勞動成果。而『生產關係』則指生產過程中維系個體間關係的社會關係,本質上是財產關係。在這一分析層面,關鍵問題在於:誰擁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對象?誰擁有生產過程的產物?在生產過程中動員的勞動力具有怎樣的社會地位?對馬克思而言,生產方式構成了所有社會形態的基礎架構,而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政治、宗教等)僅起次要作用,本質上與社會再生產緊密相連。儘管歷史上可以列舉出多種生產方式,例如古代生產方式、封建生產方式、亞洲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它們的共同特征在於:都構成了對由主導社會群體控制的社會群體勞動力的多種剝削形式。這些不同的生產方式各自帶有特定的剝削形式,共同催生出異化狀態,這種狀態始終剝奪著勞動者實現最大潛能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我們對勞動作為生產的認知深受資本主義語境的影響,這種語境不僅塑造了我們對勞動的理解,更過度強調了其內在工具屬性。馬克思精辟指出,資本主義製度采用了一種特殊且史無前例的生產方式,因而也催生了獨特的剝削形態。在這種模式下,生產活動脫離社會其他層面,開始按照自身的工具性

[1] Papaioannou, Kostas. (1983). *De Marx et du marxisme* [About Marx and Marxism]. Paris: Gallimard. Polanyi, Karl. (1977). *The Livelihood of Man*, ed. Harry W. Pears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邏輯進行價值評估。此時問題已不再是特定社群認為具有社會價值的財富創造，這種創造可能最終導致群體剝削，或被某個群體占有集體剩餘勞動，也不再受制於限定特定社會質性需求的有限本體論框架。從此，生產本身成為終極目標，不再需要其他導向。它追求的是廣義的財富、抽象的財富概念乃至純粹的財富。正如法國哲學家所強調的，這種勞動生產模式的病態本質，預設了一個『商業生產』事件，它將無限的勞動生產，工具邏輯與抽象財富，商業邏輯的無限性相融合，從而引發二者在『勞動即財富』形式中的共同無限化，這種相互無限化的過程滋養著資本主義剝削。

讓我們先梳理第一個要點，因為其問題化特征進而引出了工作的兩個歷史維度。作為生產活動的工作涉及技術—客觀維度，再次將其置於經濟領域，無論是否明確，這種經濟領域在每個社會中都存在。不論具體歷史形態如何，每個社會都需要生產資源、商品或服務，以滿足個人和集體生活所需。雖然存在生產可能引發盲目產品主義狂潮的潛在風險，這種狂潮往往由對財富的渴望驅動，但這並非必然。在思考何為解放社會時，馬克思認為它必然包含經濟維度。但正如他在提出共產主義烏托邦時所強調的，當人類成功馴化生產時，這種經濟維度會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弱化：

自由王國的真正領域始於由生存需求與外部權宜所驅動的勞動終結之處；其本質超越了物質生產本身的範疇。文明人與原始人一樣，都必須與環境搏鬥以滿足生存需求、維系生命延續，文明人亦然，無論身處何種社會形態，無論處於何種生產方式，都亦如此。隨著文明人的發展，這個自然必然的領域也隨之擴展，因為其需求同樣增長，但滿足這些需求的生產力也在同步提升。在此領域，自由的真諦在於：社會化的群體，即協作生產者，通過理性方式調控人類與自然的代謝關係，將其置於共同控制之下，以避免自然力量盲目統治人類。而非任其作為盲目力量支配，以最小能量消耗，在最符合人性的條件下實現。但這始終是必然的領域。真正的自由領域，將人類潛能發展作為終極目標，雖以必然領域為基礎，卻始於其外。^[1]

簡而言之，工作具有經濟屬性，但需強調其不僅限於經濟層面。因此，讓我們探討其他相關維度。

三、主體化過程中的勞動

通過『主體化勞動』這一概念，我們試圖揭示人類與勞動的關係本質，即當個體與自身建立聯繫時，這種關係便顯現出來。因此，勞動不再被簡單地視為與生產對象相對立的外部關係，而是被理解為主體內部的內在聯繫。馬克思的獨特視角並非單純發現勞動的主體化本質，某種程度上說，他是在回歸並發展黑格爾關於此問題的理論。這種視角更關注生產勞動與主體化勞動之間張力的演變過程，以及這種張力如何成為馬克思社會解放事業的核心所在。

從亞裏士多德到阿倫特，實踐哲學傳統上將『沉思生活』與『積極生活』區分開來，後者是人類關注的核心。在此框架下，可列舉出若幹特定的人類活動，這些活動與主體化過程密切相關，主要包括：創造活動為個體和集體生活創造物質條件，文化活動構建意義與價值體系，認知活動認識世界，宗教活動探索發展與死亡的關係並最終與神聖、神性及超越性建立聯繫，政治活動在共同世界中集體組織公共事務以實現和諧共處，更不用說遊戲、性愛或戰爭等行為。當然，這些活動並非在人類化進程初期就同時以完全成熟的形式出現，儘管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創造生存條件的活動率先出現，並催生了其他活動的產生與發展，這些活動隨

[1] Marx, Karl. (1991). *Capital, volume 3*,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後獲得自主性，成為自身的目的^[1]。同樣，很明顯，一旦在它們的通用結構中穩定下來，即它們表徵一種人類而不是一種動物的結構，社會中人類生活的最初形式就不一定對這些活動中的每一種都很明確，它們在全球想像中的發展也沒有得到明確闡述，正如後來在各種文明中以有意義的形式如書籍、繪畫、紀念碑等所表達的那樣。當然，最終，這些活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並不總是被視為同樣有意義。換言之，它們並不總是主體化過程和社會融合過程的關鍵表現。然而，儘管如此，如果沒有這些類型的活動以某種方式在社會上建立的共同存在、聯系和等級制度，我們就無法想象一種社會人類生活的形式。

在這些特殊條件下，某些人類社會為何能將特定活動——勞動活動明確置於主觀建構的核心，並且我們在此強調置於社會聯系的核心，這始終是個未解之謎。要使某種活動在特定社會中佔據核心地位，這種將勞動視為主體化過程的概念至少必須在該社會中已存在。如今，民族學研究表明，在眾多部落社會中，我們所認知的勞動在集體想像中明顯缺失。誠然，從客觀層面來看，若僅指生產性勞動，即人類通過技術智慧與工具理性，對可能已熟悉的主體進行勞動，以創造使用價值或實用物品，從而維持生存條件並在生態圈內構建人類世界，我們確實能找到勞動的蹤跡。然而，相關實踐無法被納入任何同質化且社會明確的概念框架，其中主體化功能和社會整合要素也應包含在內。後者被歸入其他活動範疇，因此，對人類生存條件而言本質上屬於勞動體驗的活動，最終被社會性地忽視而隱沒。

當人類歷史進入需要將勞動在集體想象中確立為獨立存在階段時，必須承認這種建構始終處於片面且帶有汙名化狀態。古希臘便是典型例證，其社會認同體系本質上建立在公民權的行使之上，但前提是公民必須通過奴隸製擺脫生存所需。眾所周知，古希臘人將勞動視為本質上屬於奴役性質的活動，唯有政治、藝術、競技和哲學才被視作人類值得追求的領域^[2]。這種希臘模式認為，勞動中必要的奴役成分由多數群體如奴隸、女性或異族承擔，而少數群體如地主階層則能夠通過投身更高層次活動來充分展現人性。如何解釋我們現代勞動體驗與古人截然不同的本質？勞動活動的本質化過程歷經多個階段^[3]，並在十八世紀得到極大擴展，最終在馬克思的勞動哲學中達到理論巔峰。如今，勞動不再僅僅被理解為必然性的體現，如古代的奴役勞動，或苦難的象徵，如基督教的原罪。它也不再只是通過技術智能與動物活動區分開來。儘管其形式具有歷史性，其特徵也具有異質性，但從此它包含了一個對人類有益的維度，即勞動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哲學，尤其是馬克思的哲學，記錄並概念化了這一維度：

人類深諳遵循美的法則進行生產之道，這使得人在塑造客體時能夠超越單純的物質需求，體現出獨特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正因如此，人在塑造客體時，方能真正彰顯其作為物種存在的本質。這種生產活動構成了人類物種生活的主動實踐。通過這種實踐，自然便化作人類的勞動成果與存在實體。^[4]

正是馬克思對勞動的主體化維度進行了最深刻的探索。我們將這種勞動現象稱為『勞動即主體化』，由此催生出完整的哲學人類學傳統^[5]。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不僅是人類為滿足生存需求而改造自然的生產活動，更是對人類自身的改造。通過勞動，人們既承認自身有限處境的必然性，又將其轉化為持續自我建構的契機。這種自我建構的過程，正是為了獲得他人的認可。這個典型形象圍繞三聯畫展開：自我建構、自我

[1] Freyssenet, Michel. (1995). *Historicité et centralité du travail* [Historicity and centrality of work]. In *La crise du travail* [The Work Crisis], eds. Jacques Bidet and Jacques Texier, 227-4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 Vernant, Jean-Pierre & Pierre Vidal-Naquet. (1985). *Travail et esclavage en Grèce ancienne* [Work and 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 Bruxelles: Editions Complexe.

[3] Méda, Dominique. (1995). *Le travail, une valeur en voie de disparition?* [Work, a Disappearing Value]. Paris: Aubier.

[4] Marx, Karl. (1975).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5] Lukacs, Georg. (1991). *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3. *Labour*. Milton Keynes, UK: Merlin Publisher.

表達與他人認可，構成了所有勞動活動所共有的意義範式，無論這些活動以何種社會形式展開或被體驗。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讓工作從單一活動中解放出來，轉而尋求其他形式的滿足，而在於使工作擺脫多重異化形式的束縛，這些異化形式本質上阻礙了工作作為人類真理承載者的本質屬性。兩個世紀以來，工作及其解放過程塑造了社會政治組織結構，然而在應對資本主義發展需求及其生產勞動概念時，這種解放進程卻未能完全實現，這可能正是馬克思所忽略的。

四、社會融合過程中的勞動：超越馬克思

顯然，這種歷史維度與勞動整合的關係自馬克思時代以來就難以理解。盡管原則上我們看到所有勞動形式都蘊含著勞動價值的潛能，但這些形式並未被同等認可為具有社會價值。正如安德列·高茲所強調的，我們逐漸區分了私人領域中的勞動形式，如被男性主導進一步掩蓋的家務勞動，與作為經濟體系整體運作一部分的更普遍貨幣化勞動形式。只有這些被政治經濟學及其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定義為社會勞動或抽象勞動的形式，才構成了我們通常所說的當代意義上的勞動。從勞動者視角看，兩個世紀以來，『勞動』主要指代這種功能專業化且根據其在社會體系中效用獲得報酬的普遍活動，簡言之即以有償形式存在的專業勞動。由此，社會整合源於雙重過程：在家庭或社區類型初級整合的基礎之上，還存在由專業勞動促成的社會整合，在高茲看來，專業勞動構成了真正公民身份的基石。在他看來，只要社會系統的運作及其生產與再生產需要勞動，無論勞動在個人生活中的時間占比多麼微小，勞動對於實現完全公民身份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參與社會運作生產並獲取對其權利與權力的參與權一樣，勞動權也必須被理解為一種政治權利。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作的這種社會政治整合，以工資社會的形式被人性化，是有問題的。簡單地說工作社會和工作的社會中心地位，在概念上肯定遠遠不能令人滿意。這將使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對現實進行一種沒有社會、歷史和製度實質的人類學話語。馬克思對作為生產的工作和作為主體化的工作如此有啟發性，他能讓我們理解作為整體的工作嗎？反過來，由於馬克思思想中固有的原因，在這個通過工作價值製度化產生了一種社會融合形式的工作社會中，馬克思有什麼是不可理解的？

我們必須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作為生產活動及其與勞動主體化關係的張力問題切入。當前社會的經濟秩序仍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盡管其歷史形態在生產力方面存在差異，泰勒主義、福特主義、後福特主義、數字經濟等^[1]，但這些形式並未改變生產社會關係設計的深層本質，即通過剝削活勞動來促進資本積累。這種主導地位的典型特征在於，社會工作被主要定義為資本的生產性勞動^[2]。從這個視角看，我們稱之為『勞動中心性』的社會建構，僅存在於應對資本與勞動力權力平衡相關需求的過程中，並且僅通過主導性的雇傭形式，即有薪勞動得以顯現。在這種資本主義主導的勞動中心性背景下，工人若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生，這本身並非可行處境，反而暴露了工人內在的社會經濟脆弱性。正如歷史社會學對工資製度的研究，所詳述，自19世紀工人階級的最初勝利，尤其是20世紀以來，勞工世界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抗爭經歷了一個階段：工資勞動者地位的鞏固。這一過程通過社會鬥爭的持續作用，逐步將我們的勞動社會轉變為工資社會。

然而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這些實質性變革本質上仍是工資體系內部的細微調整，而非生產方式本質或勞動性質的根本性轉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的社會中，無論是直接勞動，比如有薪工作，還是間

[1] Rifkin, Jeremy. (1995). *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 market Era*. New York: Putnam.

[2] Berthoud, Arnaud. (1974). *Travail productif et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 chez Marx* [Productive Labor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Marx]. Paris: Maspéro.

接勞動,比如公共服務、家政服務、自由職業或自主活動,勞動始終無法脫離資本積累與增值的邏輯框架而獨立存在。這種深刻關聯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勞動與政治的內在聯繫。這並非簡單地將勞動視為政治行動的對象,好像勞動與政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實踐。更準確地說,馬克思主義強調勞動本質上既是工具性關係,即人與物的關係,也是政治性關係,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亞裏士多德實踐哲學的術語來說,既是實踐也是創造。在勞動力概念中,馬克思主義現象學揭示了兩個相互關聯的維度:其一是活勞動,即廣義上的勞動,作為人類積極創造與協作的活動;其二是勞動能力,表現為參與共同世界並在此世界中行動的自主主體。另一方面,存在資本/勞動,即勞動作為對資本促進邏輯的服從。勞動力被降格為生產要素,首先被降格為商品地位。

因此,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當今社會政治問題中關於勞動的論述之所以能形成,完全依賴於資本邏輯及其日益技術化的特征,我們將其稱為勞動整合維度。當然,擺脫這種束縛並不意味著將勞動視為可孤立存在的事物,更不是直接將其置於資本主義之外。對馬克思而言,這種外部性或許源自普遍的人類學視角,而從共產主義的立場來看,它體現為一種社會烏托邦:這種烏托邦將勞動關係組織成擺脫階級壓迫的形態,旨在實現工人階級的全面繁榮。然而,在任何特定的資本主義情境中,這種外部性只能通過貫穿並構建資本,勞動關係的內在政治張力來具體理解。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勞動不可避免地融入價值創造與積累機制的運作,但這種整合的形式並非完全等同;社會鬥爭催生了部分解放形式,基於階級妥協的社會征服,在此過程中,勞動得以獲得對其特定存在方式的認可。我們或許會批評馬克思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式,要麼是共產主義解放,要麼是資本主義壓迫,因而未能預見工資勞動關係變革的解放潛力。但值得肯定的是,他將勞動者社會政治整合問題置於不可調和的張力中,向我們揭示:歸根結底,勞動世界的勝利始終是政治性的。從資本和勞動關係的視角來看,不可能存在不可逆轉的社會效益,唯有在不斷變化的條件下,勞動才能從功能化還原的邏輯中掙脫束縛或掙脫得更多,或掙脫得更少。若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視角,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本質上始終是充滿對抗且不對等的。這種關係催生剝削,進而導致異化,最終只能實現部分解放。我們無法期待在此問題上達成和解,更別提所謂『歷史的終結』^[1]。事實是,在工資關係的核心層面,只有通過制度化其內在的政治維度,而不是壓制或使其隱形,才能為改善工人處境開闢操作空間。

五、結論

儘管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烏托邦仍是人類徹底解放的唯一可能,但我們認為,他的勞動哲學仍能為當前關於『工資社會』中勞動地位與重要性的討論提供關鍵啟示。這些社會雖未徹底擺脫資本主義壓迫,但已顯著改變了其對剝削與異化的雙重影響。關鍵在於,我們不應將『嬰兒』(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與『洗澡水』(無異化的透明社會烏托邦)一並拋棄,更不必提及『真實社會主義』歷史實踐中那些殘存的怪異現象。對我們而言,問題在於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式:要麼全盤接受資本主義,最終只剩剝削與異化,要麼固守共產主義,徹底解放的必要條件,兩者之間要麼一無所有,要麼貧瘠至極,盡管歷經兩個世紀的社會勝利!我們本可以甚至必須從馬克思主義視角探討某些具體問題,但即便我們仍堅信資本主義將主導社會圖景,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思想仍將是審視當下並顛覆現狀的寶貴資源,即通過持續注入所有可能的豐富性,讓當下苦難煥發新生。

(Editors: LI Ruobing & JIANG Qing)

[1]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